

咄咄吟

咄咄吟卷下

木居士著

鐵錯何堪鑄六州譁傳新令下江頭早知殺賊翻加罪誤抱雄心赴國讎

浙撫劉韻珂堅持和議兵敗後將軍亦以其議爲是凡事必咨商而後行初將軍進兵時懸賞格於軍門有能生擒夷酋嘆嚈唥等者賞銀一萬兩其餘無名白夷二百兩黑夷一百兩鄉勇貪得賞銀往往設法縛致之而韻珂恐多費賞銀將來無以爲賄和之資遂勒令鄉勇呈繳器械逐回原籍并欲修好於嘆夷與將軍會銜出示中有無知之人擅殺夷商等語文

參贊見而憤曰吾等奉　命進勦何得云擅殺行文詰問顗珂無以答不得已收回告示而和議又不決矣

礁伏沙浮百險橫乘潮水戰要分明亞班識得黃盤線放出艨艟走幾更

知州王用賓承辦定海東路事宜初與張應雲相約同日開兵旋以所調北方兵勇一登海船便頭暈目眩不能水戰遂令參將池建功粱耀堂崇明知縣熊傳栗陽湖知縣王德茂巡檢王敷政典史謝綸恩等召募水勇七千五百七十五人旋又以所募多崇明川沙海門金山人熟於蘇洋而不熟於浙洋葢走海

者最患沙礁故走潮走風皆有一定更次不容錯一線固非積年舵工莫知其細且以戰艦之久廢也又令同知韋逢甲知縣胡培荃通判韓印海理問鄧岳祥等急雇閩廣䲘船冬船蛋船叭喇唬船遼東沙船凡二百七十六隻派鄭鼎臣等分隊出洋趕赴定海以應正月二十九日之期卒以潮信不便未能如期而至亞班海船舵師名

一軍縞素擁奇男戰艦橫排乍浦南記取補陀洋外捷

壬寅三月日初三

鹽大使鄭鼎臣等帶領水勇進剿定海唊夷旋以潮信失期又聞寧鎮二城皆敗績軍心益怯飄泊重洋

中時駐岱山時駐大嵩山逡巡月餘不敢舉發初將
軍以鼎臣係總兵鄭國鴻之子前歲八月十六日英
夷再陷定海國鴻巷戰死鼎臣實在左右頗饒膽略
故倚重之特令統領水勇并發餉銀二十二萬兩聽
其出洋相機行事及屢次促戰延不開兵將軍怒欲
提至大營治以軍法鼎臣懼報稱三月初三日親督
文武員弁與夷人接戰於補陀洋始夷礮轟擊我兵
少卻繼用藤牌遮蔽船身奮勇擊殺夷人見我勢猛
欲起椗而遁適從九品詹成功姚復輝等帶火攻船
至颶風西起火燄高騰五六丈閩燒大夷船一隻杉
板小夷船二十一隻夷人溺斃二百餘人焚斃者不

能計數我兵幸備救生小船隨溺隨撈僅陣亡外委
袁鳳一人水勇陶植王小三二人云
頻煩探騎下平湖可似三盤競獻俘捷報偏教遲一月
紅旗初驗鼻煙壺
鄭鼎臣捷報至將軍卽欲入奏而浙撫劉韻珂據參
將周士法之報謂並無其事貢生銀沆章廷璵稟稱
初六日在定海瞭見補陀洋火光燭天礮聲不絶云
云時日又與鼎臣之報不符主事楊熙將銀沆稟塗改令與鼎臣之報符合
重命沆繕稟劉韻珂後舊稟稿爲從九品李發弈所
得知塗改處係熙親筆遂以之要熙轉求將軍保舉
焉將軍大疑特飭侍衛容照郎中賈承鼇御史胡元
博赴乍浦密訪其事終以海洋遼闊見聞互異往返

數四虛實莫定及州判李恩澣縣丞方茂森等出洋
查勘始得其燒燬船木及焦爛器械呈驗鼎臣亦以
軍令狀至謂稍有虛誣甘當死罪王用賓叉從中力
保之將軍始列敘原委入奏旋奉　旨周士法探報
不明著革職留任鄭鼎臣加四品銜賞戴花翎䝉將
軍進兵時　上特賜一瑪瑙鼻煙壺面鐫埽蕩煙塵
四字背鐫一人一騎手執紅旗若馳報捷音者然三
盤海中嚳名嘉慶時壯烈伯李長庚俘殺安南叛夷
數千人并擒僞官倫貴利於嚳中
紫泥溫　詔下皇都激起羣英奮壯圖莫道火攻猶下
策安排舴艋載薪芻

自鄭鼎臣以火攻船得功後軍中人人誇羨之主事杜寶辰同知李安中知州鄂雲卽聯璧通判王壽籛等特雇船勇九百二十三名福建同安船一百八十八隻裝載柴草桐油等物以備往燒而鎭海知縣葉堃首先稟稱帶領生員王師貞密報火攻船隻三月廿一日猝遇夷船於伏龍山下縱火燒其篷桅舢索夷人駭懼不敢迎敵帶火望竹山門遁去祇將奪獲器械呈諸大營以爲證將軍據稟入奏奉旨葉堃著免前歲失城之罪王師貞加六品銜賞戴藍翎由是貢生郭延令亦報捐資雇募船勇在金蕩山下以火攻獲其杉板小船一隻民人王曰豫又報燒燬蛟

門洋夷船一隻曰孫郎爲暎夷投書浙撫劉韻珂者也前歲投効張應雲麾下應雲謂其幹練力薦之將軍將軍發帑銀二千兩硝磺二擔令其密辦火攻船以爲大兵之助乃自領餉以後莫知所之至是始詣大營報獲勝仗將軍謂其冒功欲追繳餉銀而重罪之曰孫懼而遁去後遂無復言火攻者

相州一潰不能軍絮上何妨恃此君日見和門來獻誠羨他狗盜策奇勳

自張應雲進勦失利後雖有鄭鼎臣等報獲勝仗而大股暎夷終盤踞寗城不退大僚皆主和議將軍心非之而又無以善其策於是用暗襲之法特飭典史

彭瑜赴溫台等處訪召積匪猾賊張小虎李源卽有士等三百六十二人名爲粱勇使晝夜往劫之初㖂夷陷寧城或居府學或居道署而夷酋郭士立等皆以故紳吳鑑堂家爲巢窟粱勇入竊其器械首級往往夜半驚起自相擾亂及夷酋噗鼎喳之親隨咸沈咕爲粱勇所刺而其黨遂不安於寧城矣三月二十七日果起椗他往

邯鄲一枕夢封侯幾輩雕青怨費留爲問奇功成馬上何如獻箇爛羊頭

將軍連奏鄭鼎臣葉堃火攻船之捷奏　旨奕經賞戴雙眼花翎文蔚賞加頭品頂帶旣而㖂夷退出寧

城又奉　旨著將前後出力人員開單保舉於是軍中人人思列名奏牘仰邀　恩賞將軍恐有冒濫特令員外阿彥達逐一查明而阿彥達乃從中意爲去取凡有厚賄者均列優等慫慂將軍保奏將軍嫌其人數太多駁去十之三四而摺稿係出阿彥達之手繕寫摺奏又係其門生王少坪遂私行添入七十餘人而軍中實在出力者半未列名焉費留二字見孫子

浪思功狀巧塡名絳帳前頭費送迎寄語行裝須檢點莫教胠篋說先生

王少坪忠州拔貢生也凡欲得保舉者都借拜老師

之名介少坪行賄於阿彥達阿彥達積聚贄儀既多以紋銀八千兩向市易黃金四伯藏諸私篋爲少坪乘間竊去阿彥達察知之欲與爲難又恐其訐發陰私遂亦隱忍中止後保舉摺既上　上方以噢夷來犯乍浦上海等處留中不發故諸人皆未邀　恩賞而少坪則享有多金矣

畫樣雙隄鏡樣波星軺花下幾經過蕭蕭聽盡吳娘曲不道銷金自有窩

鄭珊寶杭城釘鞋巷娼妓也初少坪頗眷之及竊得多金遊興益狂而心恐阿彥達以此箝制之乃邀阿彥達遊西湖而匿珊寶於船尾酒半出見阿彥達亦

爲顛倒厚贈纏頭而歸後幷邀請各隨員時時微服往飲其家而平康里中遂多欽差足跡矣時有謠言

杭州娼妓最堪誇明年養出小欽差紹興娼家亦有名明年養出小兵丁惟有寧波娼家哭不止明年養出小鬼子

米湯濃灌亦銜恩吐哺餘風孰再論偏是午窗攤飯罷傳呼車馬滿轅門

將軍嬾於見客除小欽差及幕友外惟托金泰少將軍與同學張應雲王用賓數人猶得以時進謁其餘武員自段永福劉天保以下文員自金石聲段洪恩以下雖居麾下歲餘實未嘗一面也初自天花寺退回杭州

駐節總督行轅中時和議既起幾若無所事事一日
巡撫劉韻珂來謁將軍方午睡家人不敢驚呼請韻
珂暫入司道官廳以俟韻珂大慍曰官廳中有督撫
坐位耶遂不顧而去旗人譜口惠曰灌米湯
森嚴軍府月黃昏衞士橫鈹夾寢門掠頸刀光寒一片
鐵衫不見血留痕
將軍因漢姦充斥防人行刺特募拳教師二人一梁
姓一王姓每夜直宿於臥榻之側鐵布衫法刀箭不
能入二人皆善此技僕曾親試之
駭奪錢塘萬戶魂鼙聲龍磧起城根丸泥封住尖山腳
幸有天然鼈子門

初浙撫劉韻珂奏請前任大學士伊里布到浙主持和議人人以爲指日可罷兵遂不復議進戰及𠹌夷退出寧城人且以爲其勢窮蹙不敢來犯故軍士之心益懈四月初四日𠹌夷突駕火輪船由錢塘江欲進攻杭城人心大震將軍及韻珂急請伊里布駕小船往止之伊里布謂宜先備犒銀數百萬然後可往諭息兵倉猝間犒銀無從出相對失色莫知所措旣而𠹌夷因江水淤淺尖山脚下鼈子門沙埂墳起不能駛駕遂回帆而去然而城中已驚惶數晝夜矣康熙時海寇鄭成功所製銅礮名龍碩

颶山旌旗燿日明

參贊特依順自粵來浙與將軍議戰不合遂令陝甘
兵八百人自成一隊駐萬松嶺以防護杭城爲名日
與幕友段洪惠等鳩集工匠整理軍仗以爲事前有守城
事宜專責奕文二臣杭城事宜專責劉特二臣之及
旨故凡軍務將軍不往告特參贊亦不來問也
暎夷闖入錢塘江口將軍部下祇河南小隊兵二百
人其餘大兵均在紹興不及往調遂請特參贊急赴
江邊拒敵而特依順不肯往繼聞火輪退出龕山始
徐徐整隊至銀杏埠而暎夷已去遠矣或題二十字
於其營門曰賊到兵先走兵來賊已空可憐兵與賊
何日得相逢特依順見之亦弗怪也然其部伍整齊

旗旆鮮明亦軍中所僅見云時大股暎夷皆在舋子門外駛入龕赭二山內者祇一火輪船從以十餘小杉板船而已

淚卷孤臣血點腥吳胥越種共精靈家人拾得衣冠斂被髮傳芭下海溟

暎夷自尖山揚帆而北直逼乍浦時王用賓鄭鼎臣等所帶大隊鄉勇或內援杭州或遠在重洋不及策應惟副都統長喜帥滿洲駐防兵堵截海塘而夷船游弈鐙光山下先以虛聲疲我兵力使三晝夜不得休息初九日始分數百人從金山小滧登岸來撲仍以十餘船沿塘開礮亂擊同知韋逢甲首登礮臺指

揮眾軍開仗奮鬬我兵適當困憊之時水陸夾攻勢已不支而漢姦又爲內應四面民房火起慘殺滿野長喜率眾先奔乍浦遂陷是役也計陣亡官弁一百十一人鑲紅旗佐領成祥甲兵伊布孝圖鏗額等死於礮前鋒校尉金安濃甲兵瑞岑布格鄉勇頭目柳鎮等死於金刃韋逢甲及戰兵王飛熊等死於海後數日長喜恐以失地被譴亦絕食死逢甲屍漂沒無迹家人祗收其衣冠以斂長喜諸人死事皆嘉興府劉榮熙申稟將軍將軍據之入奏近見沈筠乍浦殉難錄所載事迹不符姓名亦別人數尤相懸大可異也詩云一樣沙場征戰死模糊敢信是忠魂誦此二語爲

之憮然

備倭仍此舊孤城眷屬分擕駐綠營五十五八同一哭

徧教閭闔肯捐生

乍浦城前明備倭寇而築　國初鄭重海防設立一

副都統管領綠營旗兵駐劄其地有大事仍歸杭州

駐防將軍統轄及暎夷之來犯也駐防將軍奇明保

以定例旗營丁眷皆不許擅離汛地然恐一旦城陷

或遭荼毒特飭副都統長喜出示準令婦女遷入內

地而倉猝間不能盡徙暎夷闖入慘殺特甚自鑲黃

旗佐領果仁佈之妻塔塔拉氏以下被難者共五十

五八事平後奇明保據實奏　聞旌䘏如例

天魔羣舞駭心魂兒戲從人笑棘門漫說狄家銅面具
辰宵飛騎奪崑崙

初杭嘉湖道宋國經欲以奇兵制勝特向市中購買紙糊面具數百箇募鄉勇三百四十二人裝作鬼怪私於內署晝夜演習之及暎夷陷乍浦國經派都司羅建業千總李金鼇帥往應援時方白晝跳舞而前暎夷以槍礮來擊我兵耳自為面具所蔽不能格鬬遂潰散

哀囝詩成別樣愁遷來怒氣血橫流淚花紅卷衫青閞知為私讐為國讐 凡九件切閩人呼子曰囝

興販鴉片煙可獲重利閩廣商人大半以此為業自

嚴禁販煙之後遂甘心與暎夷狼狽爲姦乍浦一海口閩廣人十居五六方我兵與暎夷接仗時市中各店夥放火相應襲殺我兵故我兵深銜之及遁歸嘉興譁謂閩廣人均係漢姦見市肆招牌有福建字樣者轟入憤殺一市大鬨適欽差大臣耆英帶兵過嘉興聞之疑爲敗兵已變開礮勦捕格殺五十餘人於城外杉青閘下水爲之赤

銍底游魂九死餘蘗蘖赦出梵王居山門彌勒應相笑來曳鋃鐺去綵輿

初將軍部下兵勇擒獲白黑夷十九人前後縛解杭城劉韻珂謂宜釋之以修好而將軍欲俟擒獲夷酋

一併獻俘又恐韻珂私縱之不下按察司獄而特監
禁於西湖淨慈寺中及英夷陷乍浦勢益猖獗韻珂
請大學士伊里布前往諭和伊里布謂宜先釋夷俘
將軍不得已以十九人付韻珂韻珂乃令知縣彭松
年縣丞張家緍送往乍浦還之而英夷仍厚索犒銀
不肯罷兵韻珂懼謂竭浙省藩運各庫銀不敷賄和
之費復請伊里布委員往諭須與蘇省各督撫合辦
庶他日無異議英夷遂退出乍浦來犯我上海鎮江
等處矣附夷俘十九人姓名一嘁噝喃一嘸嘝噸一
叮唎吱一哪啦哫一咖吐啷嚦一噂咕嗔一咽地俚
吧嗎一嗎咖叮一嗶哪一吡哈嗤吐咕一叮路皆英

吉利人一吸喀囉一呫一啊叭唎一啊唎呫一吰陌一陌的須一啊吽皆嗑咖啦人諸字多字書所不載此姑從馬占錄供時所書㖣夷稱傳譯之人曰馬占亦未詳其義

西市驚看日影紅官銜孤負舊恩隆始知慷慨男兒志死在沙場是善終

四月二十六日將軍奉　旨拿問提督余步雲乃派知府王壽昌鎖解北上蓋以步雲爲逃官之倡也前歲八月步雲與　欽差大臣裕謙同守鎮海裕謙性剛愎偶獲一白夷名嗢哩治以非刑生剝其皮并抽其筋以爲馬韁坐是羣夷奮怒來犯裕謙甫與接戰

而步雲已帶兵退入霩霨所寧紹台道鹿澤長知府

鄧廷彩同知舒恭受知縣葉堃等相率退奔遂致郡

城亦陷裕謙恥於同走投鎮海泮池溺不死呑金乃

死事聞　賜謚靖節照尚書例旌䘏浙撫劉韻珂奏

參裕謙任用知府黃冕事多徇私而又狂言無忌大

開邊釁一死不足以蔽辜　上乃奪其謚并停恤典

其弟裕恆叩閽訟冤謂貽誤在步雲之先走不在其

兄之召寇此步雲之所由逮問也步雲曾以戰功加

太子少保銜廷議欲生之刑部尚書李振祜執法堅

故於臘月二十四日伏法菜市口

一棹倉黃返故鄉紛紛問訊滿鄰牆難覓阿母鐙前意

親解兒衣撫箭瘡

五月初八日暎夷由乍浦北犯吳淞口江蘇提督陳化成死之兩江總督牛鑑率衆遁歸崑山蘇松兵備道巫宜禊寶山知縣周恭壽上海知縣劉光斗等各棄其城走越三日暎夷始從黃浦登岸我兵潰逃已久未經接戰惟上海縣典史楊慶恩死之時牛鑑請救於將軍將軍發河南兵一千令總兵尤渤帶赴吳淞口遇暎夷於白茆河亦不戰而遁入松江城用是蘇省大震紛紛遷避土寇乘機搶奪蘇撫程矞采出示嚴禁不能止僕在紹興聞之不能無內顧憂星夜馳歸家人已束裝欲他徙僕以夷船重大萬萬不能

深入內河阻止之然而親友中城遷於鄉鄉遷於城者十有四五也彼蓋有見於督撫以下等官皆令其眷屬避去宜以余言爲不足信耳僕左衣袖曾在駱駝橋受一火箭故詩中及之

附歸里十日與客約重赴戎幕詩以寄懷五首

幸脫歸鄉里重逢話一樽顧心輕虎穴小刧哭蛟門酒膽隨詩壯鐙芒照劍昏此身猶健在死事媿殘魂昨有軍中信流言亦孔訛敵修羊陸好將失鄧鍾和境上紛傳箭行閒倦枕戈　九重頻責問申討近如何

此豈從容日川原靜結營雄旗九節度涕淚幾書生

堅壁摧如朽連疆沸若羹漫云兵備弛寰海久承平
老父雄心在談深髮指冠呼兒重赴敵殺賊抵承歡
海氣蒸天惡雲陰蕩野寒何堪倚閭望凱唱盼歸鞍
明發吳江道弓刀復遠行尉佗謀愈狡臣甫憤難平
分帳朝磨盾連烽夜斫營相期重努力快繫左賢纓
附客同作
去年風雪來由拳覓君不見心悄然臥聞笳鼓催樓
船今年泉亭暫駐鞭知君于役蛟門山隔江但屢驚
烽煙短衣匹馬出入貔貅閒飛書傳箭勇控弦蛟門
礮火聲震天仰攻賊窟堞雉堅旋師賚銳櫜戈鋋君
亦春雁隨歸翰預期我已返練川避面那得成招延

破楚門前暮雨寒遭逢始獲追清歡死生離合曾眼
夢境殘一尊慷慨痛讀離騷篇時事翻覆誠無端鯨
鯢勢猛尚恃潛深淵我儕落拓悔蟄蟠側身滄海歸
無田君猶豪氣不斬捐長劍誓欲誅樓蘭來朝別我
重撫鞍此別何用悲餞筵我有故人能薦賢青油幕
下許放顛登樓差擬王仲宣濃磨盾鼻墨瀋鮮鐃歌
賦就曾傳觀參軍偶爾語帶蠻黃騮騁逐非少年歸
來黏壁蝸無涎仍須稱娖依戎旃錢江買棹期屢遷
君倘遲我鶩池邊

擊碎重溟萬斛艫礮雲卷血灑平蕪誰將戰蹟徵新詠
一幅吳淞殉節圖

初牛鑑陳化成其守吳淞口分駐東西礮臺以爲犄角之勢及暎夷來犯化成在東礮臺用大礮擊碎其船二幾獲大勝而鑑已偕總兵王志元等帶兵先走西礮臺虛無一人故暎夷遂闖入吳巷橋內化成腹背受敵乃血戰而死武進士劉國標搶其屍瘞海灘嘉定知縣練廷璜募人求得負歸殯之士民傷化成之慘死也繪像索當事題詠將軍屬僕代作僕難於措詞遲遲無以應也後軍務既竣乃得一詩化成遺像江浙兩省幾於家置一幀後將軍在石門塗次遇化成喪歸福建士民頗有路祭者或勸將軍往弔以激厲將士之心將軍不屑也

附題陳軍門遺像詩

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戰乃及金陵城江濤寂靜噤不聲陳將軍後誰敢兵君不見走者棄諸市死者長如生長如生尸祝徧我東南陬時余步雲已伏法牛鑑亦擬大辟而公　賜謚忠愍

鼉形艇子運新機戲水爭看小合圍海上濤頭高似屋可容駕霧一橫飛

初有獻策於將軍者曰閩浙海口夷船一到即破豈皆守之不力哉蓋水陸失宜其弊有五一廈門鎮海防堵之地均在海塘人煙稠密處易伏漢姦也一夷船來犯時往往先泊船四五里外我兵欲戰則槍礮

有所不及欲息則又恐其突至如是三四晝夜而我兵已不戰自敗也一我兵所恃者礮臺而臺死船活安得其船適當我礮門而至也一我礮中其船則船有雉堞遮蔽夷礮即不中我臺旁及民居洞牆燬屋亦足寒我軍心也一夷勝則登岸來撲我勝則及岸而止不能下洋窮追也由此言之有船宜與水戰無船宜誘與陸戰彼水我陸萬無勝理若不早圖恐乍浦吳淞二口將蹈覆轍矣又曰雇船不如造船造船雖需巨帑然較雇船日計則省歲計則貲軍興以來各省海口雇船想已不下百萬及今節此貲以造船未遲也況雇船多閩廣舵師安保中無漢奸即非漢

姦而日發雇傭無幾豈肯爲我出死力若造船則可
嚴選水勇習練亦無漢姦之患將軍深韙其議札商
江督牛鑑浙撫劉韻珂韻珂謂製造需時非今急務
鑑亦是之而別運巧思製圓船數隻繪成蠶形船背
如殼代四槳以足當尾伏二礮謂可進退蕩擊試之
內河頗靈便及入黃浦浪猛船弱勢遂不支後吳淞
口既陷不知漂泊何所矣

建牙次角滿江淮決戰何人有壯懷一騎紅塵馳驛去
飛章爭請罷珠厓

初寧波兵敗後劉韻珂伊里布漸以暫示羈縻窺探
上旨而　上諭絰命戰不命撫故遂互相觀望俄

延兩月餘既而　上又命欽差大臣耆英參贊齊愼至浙湖北提督劉允孝至江南前任漕督周天爵大理寺卿李湘棻至江北並令合相機宜併力進勦而各大臣南下後仍日以和議入奏　上切責之時有朕以心腹待諸臣諸臣祇還朕一欺字之旨終無一敢言兵者及唤夷迭陷乍浦上海耆英伊里布遂密令外委陳志剛齎送牛羊至夷船諭以欲與面商機密而夷酋噗喘喳佯若不願聲言欲犯鎮江天津等處幷謂中國反覆無信前歲琦善蓮花洋會議之後何以今復出兵故非決議戰不可耆英等聞之惶惑彌甚遂不顧　上之切責而決計斯和矣

長江襟帶控金焦火燄輪船鬪怒潮橫槳誰臨鵞鼻嘴常山一擊斷蛇腰

暎夷陷上海志在脅勒犒銀滑見各大員帶兵退回蘇郡意欲進犯而內河淺狹又不敢闖入遂北折而犯長江矣或獻策於總督牛鑑蘇撫程矞采曰長江雖稱天險夷船亦可駕潮而入惟江陰鵞鼻嘴一帶下有暗沙江面亦較狹若設重兵於此可截暎夷進犯之路時耆英伊里布方主和議轉飭常熟昭文通州靖江江陰丹陽沿江各州縣饋送暎夷牛羊勿與搆怨故牛鑑等祇令總兵王志元常鎭道周項帶兵三百名駐札鵞鼻嘴虛列帳房並不固守六月初三

日𠹭夷由圌山關進逼鎮江參贊齊愼及牛鑑劉允孝駐兵丹陽互相瞻顧惟鎮江副都統海淩獨謂宜力戰然亦不知堵截鵞鼻嘴并亦不敢出城接仗惟令京口副將孝順式參將陳慶祥游擊李澄塞斷江口小港以爲閉城堅守之計且疑城內多伏漢姦日執平民誣殺之適土匪乘閒竊發海淩誤謂人必盡變益果於殺戮丹徒知縣錢燕桂從旁婉諷之亦叱爲漢姦欲逐令出城知府祥麟再三分解始得免城中擾亂幾成火阬百姓惟恐𠹭夷之不破城也十四日𠹭夷登陸直入北門海淩已爲亂兵縛投諸火靑州兵四百名與𠹭夷巷戰傷亡殆盡刦殺之慘較他

郡尤甚時伊里布耆英以逆燄方張不敢驟與議和
唊夷坐待數日不見我師動靜復揚帆直指江寗矣
開府心酉一片婆沿門名紙擲來多籌邊樓上閒無事
想到階前有卞和
浙撫劉韻珂好以小善博民譽嘗以名帖遍送城內
居民勸令嚴守里門夜柵六月初將軍偶買玉器數
件營員效尤爭相訪購於是玉人沓來轅門外日成
市焉韻珂聞之出示禁止蓋亦深知營員汙鄙欲借
此事微示將軍以逐客之意耳
村送臧紆青還徐州
滔滔東逝水激石翻頹波長風互迴蕩天半鳴鴐鵞

流覽功名際與古何殊科反疑忠鯁士青史皆虛訛
惟君贊戎幄去留義不頗道合共肝膽志忤無媕婀
賤子徒內媿對君顏發酡孱軀挺七尺寸寸供折磨
初時袍澤志及此將云何定知他日返有識叢嘲訶
帳中宵起飲擊劍興悲歌樺燭流憤淚滴入金叵羅
翁足戀疲棧矯翼離崇柯逝將繼君後揮手歸松阿
陡見昆陽屋瓦飛耳煙鼻火出重圍翻身投入清涼國
一點冰心透鐵衣
山陰城隍廟借設火藥局六月十四日黃昏猝焉火
發燄亙霄漢臺榭飛去半角四川鄉勇何得勝等七
人適在廟被轟頭額焦爛出投府山河衣裾焚滅命

亦隨燬先是三月間上海火藥局失火四月間杭州
火藥局失火皆燬屋傷人而上海被禍尤烈蓋管理
火藥之員適延客高會妓樂滿堂霹靂一聲蕩成灰
燼三次凡轟去火藥四萬觔事後細究失火之故均
莫知其所自也或曰火藥積多每有內鎔之患或曰
漢姦潛下火種
肥牸瘦犢列成行迎刃爭看不頓芒一笑屠門休大嚼
須防春瘟毒生瘡
兵勇久駐紹興支參贊嘉其安靜特令支應局購牛
羊犒之支應局轉飭屠戶宰割凡一牛犒四十人計
殺牛以百數初進兵時有獻策者曰夷人向在廣東

最懼痘毒今以中國種痘之法暗飼牛羊俟其來索時饋之旬日間必病倒然後以兵擊之可聚而殲也將軍恥於餽送未用其策

將才畢竟小楊侯錦瑟淒涼不挂愁慷慨臨江謀一戰禡牙高會弄珠樓

自耆英等和議既決機密之事遂不復稟白將軍將軍亦不往問之惟安坐杭城以爲靜鎮而已幕中既無邸報地方官又不以夷務來白舉人陳培常笑曰若要黜陟不知理亂不聞桃源外莫如軍營矣繼聞嘆夷之荼毒鎮江也意欲選將出戰而苦無其人主事楊熙獨慨然任之熙固忠武公楊遇春之冢孫軍中呼爲小侯爺者也六月二十五日熙祭旗於平湖

弄珠樓下排列戰艦按隊北行時熙婦符氏新亡家人適以訃至故有次句

塓火屯煙記水程樓船徐度秀州城卻聞京口軍書至早結珠江隔歲盟

將軍既定議進戰而麾下陝甘川黔兵弁大半爲各大臣調去所存僅河南小隊兵二百人楊熙所帶鄉勇亦祇五百人不敷出陣之用遂向參贊文蔚調撥北勇二千五百八二十七日來自紹興大隊北發聲勢頗張又飭鄭鼎臣等帶領水勇由海道直抵揚子江爲水陸合勦之地耆英伊里布聞之大驚謂一出兵則和議又不成矣飛咨將軍於嘉興塗次並責以

不宜阻撓大局將軍因憚於出戰而又耻於中止行文責耆英不先闗白以致勞師動衆而耆英又付之不答將軍不得已北駐無錫惠泉山下名爲牽制㕔夷實則營務已成贅疣矣

白旗飛影出城樓慘慘金陵日亦愁曾是秋闈文戰地椎牛釃酒讌兵頭

七月初三日㕔夷由龍江闗犯江寗投書署布政使黄恩彤立索犒銀三百萬兩始免開仗恩彤因知所措惟於城樓上懸挂白旗夷人以紅旗進兵以白旗收兵懸之以示將欲議和也恩彤又請駐防將軍德珠布登城守禦而德珠布有鹽於乍浦鎮江漢姦多

雜在民間夷人又專與旗人爲難遂言吾祇知爲旗
人守內城不知爲漢人守外城內城者前明禁城
國初改爲滿洲營者也旗兵知主將與恩彤議不協
鼓譟而起欲毀城廂房屋以爲堅守內城之地恩彤
懼出藩庫餉銀六千兩犒之旗兵始安帖而城外噗
夷延至初六日搬運槍礮登岸虛作攻城狀恩彤益
無措適耆英伊里布牛鑑得信馳至省立遣長隨張
禧副以恩彤及蕪湖道咸齡署常州知府徐家槐往
諭暫息兵戈以商和約而噗夷猶不肯退往返數四
至矯稱已有　密旨令耆伊二人講和噗夷始斂兵
歸船十五日耆英伊里布往拜夷酋噗嘛喳於船十

七十九日讌之於靜海寺二十一日又讌於上江考棚蓋其要求甚奢難於入奏故必互相會議云夷酋所稱欽差提督等官名或漢姦教導之實則僞示及來文上祇自稱大兵頭

宸翰紅題券一章東南五路約通商羣公更有安邊策盡括軍儲補寇糧

唊夷要求八事其中最重者有三一欲於和券之上鈐以 國璽一欲於廣東香港福建福州廈門浙江寧波江蘇上海五處設立馬頭以爲通商之地一欲賠償前任兩廣總督林則徐所燒鴉片煙價銀六百萬元（元謂洋錢也每一元合銀七錢）及其犯順以來所費兵餉銀一

千二百萬元并廣東歷年商欠銀三百萬元者英伊
里布婉轉集議唊夷終以直犯天津相脅相懇久之
始許不用　國璽改為　御筆硃批依議二字又減
去銀一百萬元其餘均須如約耆伊二人不得已設
詞入奏幸蒙　俞允惟所需二千萬元一時無從措
此巨餉長隨張禧及商人伍義和顏崇禮等乃為介
紹與唊夷商定先付銀六百萬元餘則按年在廣東
給發并以福建廈門廳之古浪嶼浙江之定海縣為
質暫歸唊夷管理俟全數交清始退還中國云
健兒拂劍落霜花汗馬微勞那足誇怎似平頭奴子好
雀翎高插帽檐斜

張禧伊里布之僕也嘆夷初陷定海時　上命伊里布督兵勦辦之適夷酋晏士達拉駕船內駛擱淺於餘姚大笥山下鄉民擒之共二十七人中有一夷女頗饒姿色俗稱月多剌三公主初監禁時鄞縣典史某之子與之私通迨其放還懷孕已數月矣後聞月多剌賓即其女主之名蓋以猶女繼世父之位者故仍稱公主以掩其爲國主耳縛獻伊里布營中伊里布方隨琦善議和不敢加戮特令張禧厚相款待禧遂勸伊里布釋放之以換還定海故嘆夷德禧甚至是禧之奉使上夷船也嘆夷禮待甚恭黃恩彤等雖以司道大員不能不讓禧居上座及和議成耆英牛鑑咸謂禧能連章保奏奉　旨賞戴花翎并給五品頂戴軍中咸嘖嘖羨其榮遇云

結好犒槳酪酒朋還勞款送入舟山海王不信留餘孽
偏有威鋒懾百蠻

耆英等既與暎夷定約乃撥江寧江蘇浙江藩運道庫餉銀及揚州上海鎮江江寧寧波紳士捐輸銀湊足六百萬之數兌付暎夷而暎夷深懼海盜不敢攜帶巨貲出江懇耆英委員解赴定海交割耆英乃令寧紹台道鹿澤長同知舒恭受由內河帶兵押送舟山蓋是時海洋多盜往往搶劫夷船故夷人深畏之

海王者嘉慶中大股洋匪蔡牽也僞稱鎮海王

窨出西川井底油秦涇置毒效遺謀翻教荼火黃池會
樽俎無人敢獻酬

井油出四川火井中較鴆堇尤毒初有以數甕來獻者謂可投之甬江上流及寧城井水中以毒𠸄夷將軍命知州秦炳章押往慈谿莫之用也兵敗後攜回杭州及𠸄夷陷鎮江又齎送至江督牛鑑處卒亦莫之用也江寧議和時有進策於將軍者曰蕪湖江面極闊半爲川廣木簰擁蔽若順流放至鵞鼻嘴則全江皆可塞斷再以重兵守之以防𠸄夷來燒此堵截下流之上策也至耆伊諸大臣與𠸄夷高會亦可置毒酒饌中夷酋斃則夷船無主必退出江口而下流已堵塞出兵截擊可使片帆不返即不與戰而與和亦令知內地有險要他日不敢深入矣將軍深是之

札知耆伊二大臣二大臣不以爲可然亦知賄和之舉頗拂衆心恐有暗中設計者故燕會之時江甯上元二縣所供酒殽雖極精腆而夷酋不敢下箸者伊諸大臣亦不敢下箸也

鴆媒流毒起邊烽海國三年費折衝歎息漏卮今已破不堪重問阿芙蓉

暎夷之所謂通商也志在消售鴉片煙也初煙銀偷漏出洋歲且數十萬鴻臚寺少卿黃爵滋詳言其弊以漏卮爲喻奏請嚴禁之　上問諸內外閣部督撫科道官會議咸同乃　命兩湖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至粵東嚴辦煙匪則徐設法令夷酋義律繳出

煙土二萬一千箱奏請燒燬之并令西洋各國出具甘結嗣後不準帶煙土入內地煙匪由是絕望煽動暎夷結黨犯順此兵事之所由起也則徐能用兵暎夷畏服之不敢於粵東竄擾駛至浙江攻陷定海據之旋赴天津向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詭稱冤抑琦善誤中其計諱言販煙而以來求通商入奏此又和議之所由起也三載以來暎夷見煙禁不少弛益與煙匪相結而狂悖愈甚五月初一日 上重申禁煙之令著各直省刊刻謄黃曉示中外者英伊里布等接奉 上諭謂語過激切恐投暎夷所忌遂中寢之不使外人知也今既通商矣煙匪亦解散矣獨煙銀

之偷漏將何術以止之哉俗謂之煙鋪吾蘇南濠錢店兄發上海煙鋪每夜必
二三萬兩軍興以來此風漸息和議成而又
盛矣僕世居南濠有弟習錢業故知其詳　阿芙蓉
鴉片煙之別名
百萬軍需下海疆勞他竟庫互輸將不知計簿誰司筆
算法無從核九章
初將軍之南下也　上命孫善寶鄭祖琛卞士雲管
遴舉四人管理糧臺四人者皆曾任布政司而有故
在籍者也杭州爲大營糧臺紹興爲前路糧臺蘇州
爲後路糧臺隨營者爲行營糧臺四人分任之凡戶
部及各省撥到餉銀或一糧臺獨收之或四糧臺分
收之既不知照將軍幷不互相知照支領餉銀者或

稟白將軍或稟白參贊或徑向糧臺出具領紙而不稟白將軍參贊積至六月中所費幾不可稽考於是浙撫劉韻珂奏參將軍濫用餉銀將軍亦竟不知其數特飭四糧臺及各隨員分造出入清冊合算之其數亦終不能符蓋糧臺發銀而領者乃以銀價合錢領者領錢而糧臺乃以錢價合銀中又雜以洋錢之時價（領銀不及全鞘者糧臺皆以九扣發給）遂至錯亂而不符也將軍大疑設立核銷局於幕中令僕等六人細查之反覆詰對越三月始知撥到餉銀除現存及解往江寧賄和湊用外計將軍及文參贊部下隨員張應雲支十七萬零（發南勇口糧及進兵各費）何士祁支四十萬零（在紹興發大隊兵糧）

及管支參贊支應局鄭鼎臣支四十四萬零發水勇口糧半由將軍發給半由知府王用賓轉給李安中支十四萬零發北勇口糧胡元博楊熙支十五萬零段洪恩林詰諸人所領之款皆在內其餘分入支應局及零星碎股共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兩將軍自支實一萬二千三百兩

淮關轉餉困躓輪交子飛錢例可循紅紫雙鈐成一劵司農新樣賞功銀

戶部因撥餉繁多特頒銀鈔二百紙共二十萬兩以備軍中犒賞之用上鐫賞功牌三大字下鐫某年某月某日賞某人銀若干大者五千兩小者二百兩由某省藩庫支領等字中鈐戶部紫印三臨用時將某

字塡實加以將軍紅印三此即唐宋鈔幣而小變其
制者歟將軍不肯輕易給發惟鄭鼎臣曾賞一千兩
一紙三百兩十紙劉天保三百兩一紙
籀文新印錦砂香肘後高懸紐帶長檄到何須驚咋舌
銜官都有棗心章
軍中除將軍參贊由部頒發印信關防外其餘自糧
臺以下等官皆無之而文書往來不能不用印遂申
明將軍各雕木印一上鐫隨營某官某人之鈐記字
樣營員幾於人人有之此或行軍之舊例耶初候補
知州段洪恩令鄉勇頭目米長泰持印帖至山東召
募鄉勇濟寧知州徐宗幹獲其印帖大驚詫爲私雕

假印誘集姦徒捕之下獄將重罪之長泰懼遣其弟長生奔告營中將軍爲咨明山東巡撫托渾布長泰乃得釋回

大舸高艑更小輪如魚銜尾塞江滑秋風三月篷窗外費盡官中水腳銀

將軍自六月二十七日從杭州帶兵至無錫欲登岸賃公館居住而州縣官不肯辦差將軍不得已遂與各隨員久居船上凡船戶停泊之日名曰留賃行路之日名曰行站統名曰打水腳時大小船隻約七百餘支應局日發銀三百餘兩積三月遂有舞弊者蓋營員每以事往來蘇常杭紹間奉差時競向州縣官

領船帖差竣後不向支應局繳船帖以致船數不加
多而水脚銀乃日需六百兩及將軍知其弊令阿彥
達胡元博等查明裁汰之凡營中冗員令其自備船
隻而怨聲又四起矣

精就彈文怒振纓獨從仗馬奮孤鳴何期八百蝦蟇鋌
賣卻郎官骨鯁名

工部主事郭維鍵初以尚書祁寯藻保奏奉 旨發
往軍營聽候差委故每以小欽差自居而將軍隨員
阿彥達等以其後至遇事排抑不令其廁於小欽差
之列維鍵頗銜之及將軍有裁汰各員水脚銀之令
阿彥達又裁去維鍵船隻維鍵益怨將阿彥達劣迹

分款許稟并請將軍入奏將軍見稟大怒令容照覆承審楊熙等確查虛實立欲繕摺上　聞時鄭祖琛管理行營糧臺聞之懼謂各款中如宿娼私改奏章等情虛實莫定惟薪水銀一款違例濫發非但營中各員均得罪并恐有礙將來報銷地步遂與阿彥達等私商代爲和解計自維鏈至營其十月應得薪水銀向減於阿彥達一半今仍照小欽差之例補給銀八百兩并令阿彥達向維鏈跪求以平其氣維鏈果應允遂以所稟虛誣諉將軍前認罪而將軍遂亦不

問

材官厚俸不傷廉薪水都從例外添安得分肥到軍士

休教辛苦怨齏鹽

軍需則例中載出征文武員弁給發鹽菜及馬腳等項銀隨其官級之大小日或伍六錢至三四兩不等初將軍未知此例令糧臺酌給之於是小欽差月支一百六十兩以次遞減至生監猶月支三十兩名為薪水銀（此初進兵之例也間有在後路糧臺既領而至前路糧臺重領者後將軍知其弊飭各糧臺查明始發於是非貪祿不可得矣）而武弁及兵勇仍照定例也馬兵日給鹽菜銀二錢步兵日給銀一錢二分鄉勇因欽差裕謙曾經奏明日給銀二錢

借來義旅巧稱雄填入私囊計自工偏向階前爭得失杜陵無語對雞蟲

知州聯璧成親王之額駙將軍姑丈行也　國初定例郡主蕘主壻再娶則奪爵故聯璧祇以進士仕至知州當將軍出京時投效麾下旋派同吏目濮貽孫赴寧波偵探夷情聯璧過慈谿後山北見富民葉沈等姓團練鄉勇因紿之曰汝等自保一鄉固善然他日不能得功不如帶赴軍前吾爲若稟明則事成可邀議敘費此鉅貲爲有名也葉沈等姓喜從之聯璧遂詣將軍前捏報自募鄉勇八百人今帶來聽調將軍點檢不誣即命聯璧管帶仍發回後山北以備進兵之用此前歲十一月事也及寧波兵敗後各路南勇均裁撤此隊因皆實額故獨留聯璧遂日向糧臺

言支鄉勇口糧銀而又恐人之發其私也變名爲鄂
雲鄂雲者聯璧鄉舉時之榜名故請於將軍仍從舊
名積五月得餉銀二萬餘兩聯璧有密友在江寧欲
謀寄頓乃請假挾銀而往適暎夷進犯長江道梗三
月不得歸初貽孫稔知聯璧冒領餉銀事聯璧亦深
結之請假時有暫託貽孫管帶之語貽孫遂亦揑稟
曰聯璧久羈江寧應發鄉勇口糧銀不敢擅向糧臺
支取惟私自借貸給發今計時已久應其一萬三千
餘兩情願捐輸求將軍奏請議敘時將軍方以經費
不敷爲憂得貽孫稟深嘉之即具摺入奏迨聯璧歸
知之怒與貽孫互相訐稟幾成巨案適聯璧之旗主

恩桂以聯璧出京時未經奏明謂爲逃旗行文將單
押令回京事遂解貽孫奉　旨以知縣用并加知州
銜而棻沈等姓約費銀四萬餘兩終不得一遜議敘
同病憐他守土官瀕危可奈送迎難何人替覓長生藥
一劑神醫壯膽丸
凡州縣失陷城池將軍及督撫皆憑該縣稟報入奏
如浙江之奉化江蘇之寶山上海𠸄夷一到即去而
知縣金秀堃周恭壽劉光斗等皆以稟報在先故終
得遣戍之罪慈谿一城曾陷二次而知縣王武曾𠸄夷
至則屏息出城夷退則復靦顔入城并不申報故獨
無罪至若餘姚𠸄夷實盤踞五日而寇退之後典史

林朝聘稟稱親上夷船責以大義聲色俱厲暎夷乃
遁去浙撫劉韻珂據之入奏旋奉　旨賞戴藍翎超
升餘姚縣知縣此又巧於得功者也將軍駐節無錫
時有黏匿名帖於營門者大書醫國先生出售壯膽
丸下注云一治大將軍擁兵不進一治各督撫束手
無策一治各武員臨陣退走一治州縣官棄城不守
嘉慶初教匪之亂河南巡撫某公以功封伯善與賊
避時人謂之迎送伯
打疊歸裝壓滿鞍怕聞鼙鼓入議彈商量載上長安去
幾箭冰心玉斂蘭
將軍每閑外間謠言或謂其狎娼妓或謂其愛苞苴

惄惕惕終日謂吾深自檢束何以蒙此厚謗而麾下借其名以招搖者將軍終不問卽聞之亦惟婉諭而已將軍年五十前無子故有曹武惠不殺一人之誡自南下後屏絕饋獻惟嘉興知府劉燦熙送蘭花四盆愛而受之嘗謂他日班師行李之外惟此可攜之北上及逮問後終亦舍之不知爲何人取去

饔飱熊蹯與豹胎行廚爭送八珍來誰知菩薩西來意只飲南中水一杯

將軍自奉儉約初出京時嘗謂賓旅曰吾等南下均宜撙節勿招外人物議及渡江以後行營中供獻絡繹人人飽欲死而將軍每食四簋猶嫌其奢云舉人

臧紆青贈將軍楹帖中有菩薩心腸金剛面目之語
意在規諷也
梁溪水陣結如環幕府風清羽檄閒十斛香螺千尺絹
朝朝揮灑米家山
將軍雅善丹青尤善米家潑墨山水初以軍務倥傯
無心點筆及駐劄無錫江寧之事不得與聞戎幕清
閒遂從事於六法求者沓來亦幾日不暇給
模出香泥美且髯居然阿堵有神傳若教畫上麒麟閣
壓倒貂蟬幾輩賢
蘇州虎丘有項姓者善以泥模揑塑小像夤緣得入
營中侍衛容照薦諸將軍將軍及各隨員皆試其技

果面目畢肖云

春風滿座醉嘈嘈一擲何妨百萬豪恰喜羽書中夜靜

蠟鐙酣賭好分曹

初文參贊之駐劄紹興也坐擁重兵謂爲牽制鎭海

唉夷及江寧和議既起機密之事將軍猶不得與聞

參贊益無由知矣乃日與主事何紹瑾中書姚近韓

舉人高廷祉何瑞圖等爲牌九之戲牌九者以二牙

牌相角九點爲勝十點爲負有天剛地剛報子別十

等名目浙人故善此技也何與姚等本皆參贊門下

士師生閒脫略禮數恆酣賭至半夜云

鐃歌髣髴起江津畫舫中添滿座春唱罷梨園新樂府

芙蓉湖上月如銀

阿彥達容照楊熙等皆喜唱崑腔幕友家丁從而和之凡數十人唱長生殿雜齣者尤多中秋夜會飲黃婁墩畔歌聲月影輝映上下而將軍不聞也初侍衛珠勒亨額常恆長壽等奉　旨帶往浙營故亦自居於小欽差之列而阿彥達以其武員也頗輕之珠勒亨額等恆相怨懟及聞阿彥達讌集唱曲乃往挾制之容照從旁勸解始散翌日珠勒亨額等稟明將軍將軍查問阿彥達阿彥達諱爲珠勒亨額等訛詐珠勒亨額等亦懼乃與阿彥達和好將軍亦遂寢其事

釁到牛郎亦濫叨紅毹爭看鄭櫻桃隔河應被天孫笑

巧賺園花古錦袍

容照尙書那彥成少子也初同匪張格爾之亂曾奉使軍營後因失機降職三等侍衛將軍舊與熟識故優禮之性豪侈尤喜男色常欲於梨園中擇一佳麗而苦無說以招致之無錫北門塘有牛星廟時駐兵其地容照謂褻瀆神明理宜款謝乃製一錦袍獻諸神座遂借此名演劇以召致小伶云

粉黛奩開一鏡鋪蒲鞵小艇去如鳧錯疑少伯功成後載得夷光入五湖

常州船名蒲鞵頭有妓女者名花蒲鞵初將軍之駐節無錫也因水脚銀日費浩繁屢欲移居城中公館

而隨員咸謂一入城中兵勇必多滋擾且恐地方官不甘供應又造謠言也將軍遂中止實則隨員中頗與船妓有染故慫恿將軍久居船上以便其私耳

狂花撩亂撲蘇臺鮮荔如何比豔來差勝荆江秋汛急青蓮開後白蓮開

隨員中楊熙年最少頗好狹邪游與知州段洪恩爲中表親洪恩四川人父琨曾任松江提督故洪恩僑居蘇州閶門外閶門故多娼妓熙每過蘇必與洪恩遨遊曲巷間青樓訛楊姓爲揚威民間所以有將軍私嫖之謠也定海有妓名鮮荔支色藝雙絕與史詹成功夙眷之及城陷鮮荔支爲夷酋所佔成功情不

能斷前往續舊好遂被擒去鄭鼎臣聞之亟以數百金贖歸蓋成功因鼎臣麾下管帶鄉勇之要員也嘉慶初襄陽武舉人齊林娶山東賣賊女王氏爲妾知縣某聞其美欲奪之林不可遂誣林爲皖賊宋之清之黨斬之王氏挾林遺貲遁入青蓮菴爲尼散財結黨戕官報仇爲大股白蓮教郎所謂齊二寡婦也

歸心飛上大刀頭惓倚雕戈俯暮流見說班師新令下月中齊唱小涼州

初將軍之徵兵也除各督撫自行奏調外計河南鄧新營兵四伯人南陽營兵六百人陝西大同營兵一千人綏遠營兵五百人榆林營兵一千人甘肅固原

營兵一千人寧夏營兵八百人西寧營兵一千四百人四川成都營兵九百人重慶營兵四百人松潘營兵四百人瓦寺八角碉屯兵七百人貴州貴陽營兵八百人此皆各省咨來實額餘丁不在其內也寧波進兵時各路兵弁尚未全數到浙將軍暨兩參贊各小欽差護衛兵又除去十之六故實到寧波鎮海二城打仗者數不及三千及敗後或陣亡或受傷或又自殘其體以冀免銜打頭敵坐是兵力益薄將軍又奏調甘肅寧夏營兵六百人西寧營兵四百人廣西桂林梛州等營兵六百人時耆英伊里布齊愼劉允孝相繼南下咸向將軍借撥護衛兵牛鑑劉韻珂程

爲米又以㗆夷內犯爲急借兵添堵各口以故將軍

麾下遂祇存南陽鎗兵二百人其餘皆鄉勇耳及江

寧和議起各大臣又紛紛咨回將軍謂將軍調之來

宜將軍遣之歸也初兵弁南來頗思自奮旣經小挫

始知不似北方可野戰又日夕舟居奔馳道路水土

不服病者遂多歸思頓興咸相謂曰糟軍營言不堪

振作也八月二十九日㗆夷退出長江將軍旋奉

旨回京軍中遂有班師之令而兵弁皆欣然束裝矣

連環礮陣練成圖奮勇曾經一告無原上調鷹墻下醉

就中閒煞黑雲都

初欽差裕謙謂南人柔弱奏請召募北勇遣知府舒

夢齡等至河南山東團練之及裕謙死鎮海之難浙撫劉韻珂奏止之將軍南下仍主裕謙議遣員分路召募韻珂終以爲非謂其人類皆北方無籍游民勢必召之易而散之難也寗波敗後韻珂持議益堅急欲逐去之而將軍謂欲備再舉之用且驟遣之恐或散在閭閻益多滋擾也遂留諸紹興凡三千三百餘人令副將托金泰參將劉天保同知李安中等三十九人分隊訓練之越半載擡槍連環子母槍梅花槍均能嫻熟人人謂可一戰然而和議成矣九月十六十八等日給貲咨回原籍軍中願打前敵者報明營務處謂之告奮勇得勝後可邀頭功

搗巢燻穴一槍輕夜夜圍場獵火明亮作軍門好身手
杉雞竹兔亦延生
初將軍患鄉勇施放鳥槍不能有準聞浙東諸暨等
縣居民多以打獵爲生鳥槍其長技也令通判龔自
琛往募之得九百餘人名曰槍勇又令主事陳宗元
指揮汪傳霖舉人鈕福寬嚴加挑選得二百二十一
人皆能於百步外發無不中者然徵調之所弗及也
祗給口糧五月而散
新募餘皇慣習流分成偏伍聚江頭舵樓一覺鼾眠起
釣箇鮮魚上酒樓
初將軍欲專用北勇進戰而論者謂南人熟於地利

且其身家所在宜較北勇爲得力以故張應雲鄭鼎臣等廣爲召募幾及二萬人名之曰南勇寧波敗後將軍急令應雲裁去而北勇究不習水戰鼎臣部下稱係舵工水手故別言之曰水勇始終不撤也又知府王壽昌等募熟於沙線者四百二十八名曰沙勇知縣胡培荃等募善於駕船者三百五十八名曰船勇中惟補陀洋與峽夷一接仗後皆散駐銀杏埠三江口平湖乍浦侍山大嵩山等處借防堵之名居悠閒之地而所費口糧爲最鉅云

丸大硨磲壓帽綴青衿也算有殊榮底須貢入成均去

初文武投效人員咸以勞績求將軍保奏將軍不忍拂衆心姑叙一摺以備上　聞謂臣驅策無狀以致衆人不能得功然一載以來出力人員似可少加恩奬云繼聞有回京之　旨乃遂不敢上祇咨明吏兵二部賞給衆人功牌功牌者書明何功付其人以爲執照者也將軍頗珍惜之僅賞六十六人僕幸與焉餘皆令文參贊及容照楊熙與翼長段永福給發蓋凡帶兵官例皆得以功牌賞人也後兵勇旣撤容照與熙之功牌印板未經銷毀縣丞蕭以霖等得之私於蘇杭間託人售賣六品價數十金八九品價十餘金後價益廉數金亦可得矣　國朝定例生監從

軍者有功準咨明國子監作功貢生與拔貢優貢一體乾隆間辦有成案新載入 大清會典者也僕爲將軍言之軍中多吏部官無一人知者轉謂僕爲臆造檢書證之始服

貲郎論價定升沈籌國爭輸卜式金我自看囊成一笑始知宜古不宜今

將軍奏請捐輸議敘前後摺凡三上時戶部方開豫工例而部中較海疆捐輸多色子印結諸費且不及外省可指名奏請以故四方富戶爭來軍中報捐然其中亦有幸有不幸焉最幸者莫如知州段洪恩洪恩以休致廢員捐銀三千兩起復原官分發江蘇儘

先補用將軍旋命赴山東召募北勇并令帶餉銀五萬四千兩往以備發給鄉勇安家銀及口糧等費乃洪恩至山東凡安家一款均令地方官墊給而歸報將軍則曰已照定例人給銀二十兩矣及濟寧滕縣魚臺汶上等州縣紛紛申文來索借墊之款洪恩乃諉爲彼此重發蓋是時北勇半從寧城潰散已無可質證矣舉人臧紆青勸將軍奏參之將軍亦因循而止後山東借款從糧臺撥運而洪恩侵蝕巨餉乃多於所捐三千兩數倍云最不幸者莫如舉人馮鎔鎔欲以銀萬兩報捐直隸州知州商諸張應雲應雲謂捐銀不如捐糧估價時可高擡一二鎔乃與應雲及

知縣王德茂合本遣人赴清江浦購乾麪六千石以備發給兵勇迨運至曹娥江應雲方以兵敗爲衆人所忌將軍不敢爲奏請既而鎔迭次呈報情願一人獨捐將軍始派員估價時梅雨陰蒸乾麪已霉爛不堪食矣鎔乃再捐銀萬兩始得議敘知州僕初與貢生銀沆奉檄入寧城將軍嘗笑曰古人用貝今人用銀余遣二生同往可謂今古咸宜

回首何堪此旌旄檻車一輛去南濠只餘八百孤寒淚灑上元戎舊錦袍

十一月初十日接到兵部廷寄奉　上諭奕經著來京候　旨惟時營中各員紛紛請將軍給發咨文或

回軍或回省或回籍咸欲辭去二十三日營中又傳
言有　上諭著將軍仍折回浙江辦理報銷事營員
復有喜色而不知傳言之何自來也二更後始於印
務處檢出兵部廷寄一函凡文書由驛遞到先交印務
處開拆然後呈諸將軍時管理印務之員方整頓歸
裝無心於公事故遲至一日始查出來文至於傳言
之起則由錫山驛吏私行拆開也將軍遂由無錫啟
行而南二十七日忽於蘇州南濠塗次又奉到　上
諭以將軍勞師糜餉拏問進京交宗人府圈禁文參
贊交刑部監禁於是營員皆恐禍之及己也悄然星
散惟幕中書生輩相送至鎮江而別

終南翦祟志猶存青阪吟成盡淚痕恰有邊情難下筆半關公論半私恩

昔賢受人知遇心感恩門所作書文往往詞多迴護令僕不能稍事隱飾有媿昔賢多矣故於此書屢欲焚棄乃朋好中有勸其存稿者謂盛朝不嚴文禁今者功罪既定　國法已伸況人言籍籍諱無可諱不若直存之爲後之用兵者告俾知軍中之利病焉姑從其言錄之如右若非所見聞槪弗敢及也僕始從軍時有以鍾進士殺鬼圖贈行者故有首句云

自跋 附述懷絕句五首

道光二十五年春與客共閱邸鈔知四糧臺報銷事始竣客曰是何遲也僕曰是不遲蓋有故焉初將軍幕中日行事件惟以堂簿爲憑凡一日中咨會劄付札子及批發各員申文稟帖皆節錄事由於簿上晚管理印務之員率二供事抱簿呈將軍前閱畢標以某日下判花字然後以將軍印鈐於紙縫以防抽減頁數之弊蓋堂簿若是其鄭重也然而各員請行之事日凡數十件少亦十餘件（此就和議未決時言）或經將軍面許或竟不置可否或轉飭印務處批發而印務處乃庋諸高閣以故載在堂簿者十不及二三其餘散卷雜亂貯之積久多至八箱

其中遺失脫漏并有前後自相矛盾者亦無人檢視也繼聞將軍有回京之信或謂宜將散卷咨交兵部或謂宜移交浙撫或謂宜發給四糧臺而各員恐有揭其弊者力求將軍祇將堂簿移交浙撫以爲報銷之左證而散卷八箱盆成廢紙遂爲將軍舊友金壇生員史鑑攜去及浙撫劉韻珂之查辦報銷也披閱堂簿見有補書募鄉勇一事韻珂久與將軍齟齬及得此閒遂指爲大弊蓋進兵之始各員召募南勇皆面稟將軍允行至申報起撤日期又皆雜置散卷中而爲堂簿所不載及以堂簿移交浙撫時各員始懇將軍補書簿上而又以堂簿有騎縫印不能載入二十一年分以致韻珂大加駮

詰謂初進兵之事何以書在二十二年九月間顯有揑報鄉勇之弊欲將承辦各員奏參各員大懼申明有史鑑攜去原卷可查乃遣人取諸鑑家而仍恐其中之多所窒礙也抽換過半僅存二箱呈諸韻珂會韻珂升授浙閩總督去接辦報銷者乃護理浙撫卞士雲士雲曾管理糧臺深悉其中有不可上 聞者遂將原卷全行棄置另按軍需則例令各員繕造報銷清冊未幾士雲死新任浙撫管遹羣繼之遹羣仍宗士雲議未幾遹羣又死東撫梁寶常調浙撫寶常於此事固全未有知者專委前任廣西布政使鄭祖琛董其事祖琛乃通盤籌畫將各員所領餉銀所發兵糧所募鄉勇移多就少合

爲一案於是各員中苦樂不均互相觀望祖琛又設法
浮報十餘萬兩名爲各員捐輸慫恿實常奏請議敘并
以其半行賄於部中以免斥駁此報銷之大略也然則
報銷之人非即用餉之人一宜遲也名曰報銷而又不
能實報所銷之餉必牽合定例始不遭部駁二宜遲也
既牽合定例矣而不先行賄於部中仍不免斥駁是籌
備部費尤極難處之事三宜遲也有此三端而乃以三
年了之猶得嫌其遲耶既爲客述其原委即書咄咄吟
後以補註中所未及云
渴龍狂吸墨池傾灑徧蠻雲總不平篙目陳濤多少恨
翻教詩史浪傳名

談到奇兵滿紙多居然十萬劍橫磨一從身入青油幕
其奈穰苴古法何
襜帷心燭其明明百感遝從事後生寄語羌村諸父老
休言黍地少人耕
磯雲三載結邊愁大纛臨風帶血收重見吳姬村店裏
太平軍士滿鑪頭
厎用名山貯石函籌邊策備此中參儻教詩獄烏臺起
臣軾何妨竄海南

咄咄吟二卷署名木居士貝青喬子木撰青喬吳縣人諸生投效揚威將軍軍營始命入寧波城探夷情繼命監造火器尋帶領鄉勇赴前敵又幫辦文案入核消局查造兵勇糧餉清冊將軍被逮又命列敘軍務始末繕具親供備刑部入奏故於兵事内外曲折獨能言其詳先是林文忠公燒煙治兵理直氣壯堵禦謹嚴未爲失策而樞廷穆彰阿與林不合琦善又恐夷船直犯天津毫無準備至定海失守之後　聖心亦漸轉移革林職派琦善往許割地償煙價撤守備而名將陣亡關隘盡失由粵而閩由閩而浙　特簡協辦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進兵浙江和戰之岐异調度之乖方威令之不

行督撫之忌刻遂致全局損失軍威大挫亡國之緜基於此役主之者穆彰阿成之者琦善而將軍耆亦不得辭其責也開國之初親王將兵實能運籌帷幄衝鋒行陣數傳而後生長深宮不知世事膏粱紈綺何足與謀大事哉三復此編淚如泉湧歲在甲寅二月吳興劉承幹跋